

寸香吟

朱 红 著

双清诗词丛书之七

邵阳诗社编

康羅歌酒卷正黃佔斷秋光一季香系
與牯丹爭富貴似嫌柳絮太顛狂清芬
只合幽人賞
真意味淡煙疎影滿斜陽
莊領取園

甲子年春朱紅先生書於邵阳

《双清诗词》丛书之七

寸衷吟

朱红著

邵阳诗社编

(湖南邵阳市城北路 43 号 市政协内)

湘邵文准字(1991)第 98 号

1991 年 8 月第一版 邵阳市西区彩色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字数 100000 印数 1——800

戲贈詞

我詩以生氣
灌模蘇
張堪比
為前身而今
多
別寧
真理
從故不
讓人

作者書其父朱佑民先生詩

AWT1/591/04



作者遗像
1926——1990

靈魂頌

我本來就不迷信什麼鬼神，
更不迷信人死後會有什麼靈魂；
只是於今我的精神是這樣的無以安慰，
愛情，是這樣殘酷的折磨我的靈魂，
我惶恐我將會這樣的消度去一生；
叫坟墓埋葬了我的肉體，也埋葬了我的愛情；
因此，我的思想起了矛盾，
我希望人死了以後會有靈魂。

假如我們過去的生活竟成了一場夢寐；
假如我們過去的生活竟這麼一去不回；
假如我們就從那一時以後再也不會相會；
假如我們就從那一時以後則變到相認識的陌生；
生命，即使臨到我將要把它消盡，

作者手稿

目 录

寸衷吟序	马少侨 (1)
怀念大哥朱红先生	朱恨寒 (4)
大哥遗著《寸衷吟》辑成抒怀 ...	朱恨寒 (7)
寸衷吟	(8)
旧体诗	(8)
新 诗	(52)
长 诗：招魂曲	(52)
短诗集：死魂灵	(81)
新诗拾零	(134)
沉痛悼念朱红同志	(139)
肖玉苍 郭 堡 叶民栋 吴久桂	
刘屏非 岳达成 邱子行 张典芳	
贺 哲 罗树凡 杨济宽 朱静宜	
● 父亲《寸衷吟》辑成题后	朱亮辉 (145)

寸衷吟序

搁在我案上的，是社友朱红先生的遗著《寸衷吟》。

朱红先生是邵阳诗社的成员，但我没有同他见过面。一则是朱红先生体弱多病，没有来城参加过诗社举办的集体活动；一则是我也疏懒成性，社会活动又多，根本就没有安排过对诗社成员的登门访问。现在，朱红先生作古已经一年了，音容虽杳，但他呕心沥血写成的旧体诗（格律诗）和新体诗（自由诗），却手迹犹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作为一个诗社的“盟主”，他生前我没有给予他有过头任何帮助；到他死后才受托审校他的诗集。我自知无法去请求他的谅解，但我又自我安慰地认为可以告慰他在天之灵：你的诗篇当永远留在人间！

朱红先生一生坎坷，命运给他安排了许多戏剧性的情节：他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偏偏遇上了从“左”边来的“打头风”；他忠于爱情的幸福，又偏偏遇上了“棒打鸳鸯”的恶作剧！这样，就在他的政治前途和爱情生活上留下了惨痛的伤痕！一个本来就体弱多病的人，从此就一病缠绵了！

但在双重打击下的朱红先生却有顽强的生命力，他就象黄山松一样在悬崖峭壁上顶狂风，冒烈旱，把根扎得紧紧的，同样得日月之精华，受雨露之润泽，顽强地生活下去！虽然说他的诗歌都离不开爱情和事业这两个主题，但他却并不以个人的恩怨为主题，而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笔，把个人的命运与全民全社会的命运紧紧地连系起来。例如：在乌云渐散，红日将升的1978年，他提笔写道：“幸有园林春意闹，愧无贡献我心哀。”歌颂的是大我，检讨的是小我。“自信残年尚有数，不将岁月再蹉跎。”着眼的是大我，鞭策的是小我。一秉赤诚，毫无个人恩怨的影子。1979年他在政策落实上又遇到了阻力，那时朱红先生虽然“夙愿未能偿，硬泪眼中珠”，却并没有模糊大我与

小我的界线，正确地认识这关系到“一己前程事小，党国方针为重。恳恳再呈书。”终于使自己的错案得以改正。可惜的是，政策才经落实，竟于1980年以病体难支退休了！朱红先生提笔写道：

才着征衣又卸衣，
病魔贻误老戎机！
青山夕照虽然好，
一片霞光贡献稀！

诗人之心，真是赤子之心啊！

朱红先生的新诗都是为爱情的悲剧而写的，读之一字一泪。乐而不淫，哀而不怨，得诗三百篇之正旨。从造诣上说，似乎比旧体诗要高。

朱红先生退休以后以吟诗、写字、养花欢度晚年。他既写旧体诗，也写新体诗。我全部翻阅了他的遗稿，最初的印象是：旧体诗是格律诗，但他有时又不守格律，读之即不合平仄，也不合韵书。新体诗是自由诗，但他又极力在格律上追求声韵美。这显然是有写旧体诗的基础而后写新体诗的。我习惯地提起笔来想给他“定稿”，求得平仄的协调和韵部的统一。但仔细地读下去，又仿佛觉得他的不协平仄与韵律之处，却正好是他的感情奔放之处。觉得不必改动，也不能改动。如果说他的原句是个“病句”的话，那么改写后有可能又是一个新的病句。它就象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的苍松，虽盘旋曲折如虬龙飞舞，其不合绳墨之处，也就是它的美妙之处，纯出自然，不由人力。如果引而使伸，扶而使直，这就失去峭壁上虬龙飞舞之势了。因此，我没有改动他的一字一句。“为诗有韵度吟哦”，这是他对诗的看法，他并不是不遵韵部用韵，但如果遵韵部而约束了感情，则宁可废吟哦，决不使感情受到约束。古人说：“诗以言

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朱红先生的诗均言志抒情之作，无
无病呻吟之什。这就符合诗的本旨了，何格律音韵之求乎？

一九九一年酷暑嘶樵马少侨挥汗谨序

怀念大哥朱红先生

朱恨寒

我大哥朱红先生，字剑中，号本直，湖南邵阳市板桥乡人，一九二六年生于一个衰落的书香家庭。在父亲朱佑民先生及家庭熏陶下，他自幼酷爱诗书，多才多艺，加上聪慧颖悟，“文思童出秀，书法早惊群”。由于家境日衰，十二岁即辍学，一度独身去广西当学徒谋生。后又因国难随家避难湘西，就读于黔阳县乡村师范，对向小韩老师极为敬仰。在名胜芙蓉楼下有幸认识了黔阳县文化馆长彭靖先生及《平民日报》青年编辑吴农先生，与吴往来甚密。吴称之为三个半知己之一。他俩向往革命，曾商议北上延安，因川资艰难未成行。日寇压境，大哥御侮报国心切，应征入青年军至贵阳，“六月操场练刺刀”，致力救亡活动。光复后，先后任公务员、教员。大哥受母亲品德的影响，父亲言传身教的感染，克己厚人，廉洁奉公，对父亲“时时勤洗刷，莫教染尘埃；踏向光明路，春风步步偕”的立身教育更是刻骨铭心。新中国成立，大哥欣喜若狂，“宜将剩勇追穷寇”，毅然弃教再度从戎。后复员仍献身教育，任过学校领导，倍受师生爱戴。由于性耿言直，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既而妻离子散，后又遣回农村劳动改造，“文革”中又倍受摧残，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达二十二年之久，使之本来就羸弱的身体衰弱到了极点，几次几乎被病魔折磨吞噬，但他凭着坚强的毅力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四人帮”粉碎后，在一九七九年平反恢复工作，他以全部的精力投身到教育事业上。但由于长期的身体上，精神上的折磨，“有心歌改革，无奈作呻吟”，健康状况一年不如一年，终于一九九〇年三月九日凌晨，他带着满身的病痛和无限的哀伤却又非常安详地离开了我们！

大哥处世为人耿意诚，多情善感。对女性尤为尊重。大

概是受了贾宝玉“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巴做的”的影响，总把她们视为同胞姐妹，对爱情追求志同道合，坚守蒲簪。一九五三年与一女教师结婚，育一女名明明，一男为亮亮。夫妻恩爱，家庭和睦，为教界传为佳谈。划右后，由于复杂的社会原因和多方面压力，妻离子散。艰难痛苦的生活境遇，思妻怀儿的精神折磨，逼着他躲在小楼以破箱为案，土砖为凳，以我给他的废旧试卷翻转过来为稿纸，写下了不少夫妻意笃，骨肉情深的新旧体诗篇，表现了他在生活重压之下对以往幸福生活的追寻和向往以及求之不得弃之不能的千种悲戚万般缠绵的矛盾心理。然而，这些对妻儿的无边的眷恋他却只深深地藏在心里，与谁共语！他热爱新中国，热爱劳动人民，也有不少歌颂劳动，歌颂新中国，歌颂人民领袖的作品，表现了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的一片丹心。一九七九年恢复工作后，任教邵东县两市镇中学，他又强支病体，参加了邵阳诗社，邵阳市文联，以饱满的热情高歌新时期欣欣向荣的形势，又深为被病魔折磨得“杖藜不得到邻家”而不能献力新长征抱愧不已。他的诗，情真意切，绝无“为赋新词强说愁”之作。他的诗，可以使人们管窥到极左时期我们国家所遭受的巨大灾难和改革开放后所呈现的崭新的时代画面，也可以反映出一大批知识分子所蒙受的冤屈和他们始终不渝的赤子之心；同时，一个正直、高尚、坚定、宽厚、务实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也活生生地立在我们面前。遗憾的是，他罹难时期乃至以前的作品几经劫难，失散甚多，现在收集的只是部分幸存者。

大哥虽然离开我们一年多了，但我们对他的怀念之情却在与日俱增。他的正直、高尚、坚定、宽厚、务实象一个个惊叹号时时在叩响我们的心扉！

我们怀念他，怀念他正直的性格。不管在什么时候，他从

不向邪恶低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从不阿谀奉承；不管在什么场合中，他从不丧失灵魂。“为人道义，为牛灼灼”。

我们怀念他，怀念他高尚的情操。他不羨名利，“富贵非吾愿，利欲向所嗤”；他追求爱情，他“我不是在卑鄙地纠缠一个带电的肉体，我是健康而深情地在追求一个人类的太阳”。

我们怀念他，怀念他坚定的意志。对于人生，“我行复我素，我乐于斯”，多么断然；对于爱情，“我如今已经矢志独身，我今后不会再有爱人”，多么执着；对于事业，“老牛伏枥心犹壮，浩气腾空志愈坚”！多么豪壮！

我们怀念他，怀念他宽厚的胸襟。当他与几十年来日夜思念的离他而去的过去的妻子邂逅时，他竟能把千斛离情压在心底，没有半句怨怼，而是“祝君竞放万花丛，但愿时加保重”；当有人告知他是谁在当年诬陷他时，他朗然一笑：“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我们还是老朋友”。

我们怀念他，怀念他的务实精神。当在逆境中读完小学就失学的儿子通过努力大学毕业时，他示儿：“文凭只是当前事，学问方为大课题”；他作诗，极力推崇曾志素先生“尽是抒情句，绝无应制篇”的真情朴实的诗风；他为事，赞赏“规划措施劲，杜绝大假空”的工作作风……

我们怀念他，眼前多少事，追感倍凄然。我们怎样才能使多愁多病，多灾多难的大哥在九泉之下安息呢？邵阳诗社为他编辑了这本《寸衷吟》，我想大哥九泉有灵，定会欣慰万分。

在诗集审校、编辑过程中，承蒙马社长为序，肖玉苍、谢道溪、郭堡等吟长的帮助及诗界同仁的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一九九一年七月

大哥遗著《寸衷吟》辑成抒怀

朱恨寒

重温心语涌哀思，手足深情日夜驰。
挥泪那堪风定后，恼人最是月圆时。
愁过南浦寻前迹，怕到东城赋小诗。
幸有明珠遗作在，心香一瓣寄泉壤。

病中寄怀

一九六一年春

庚子冬日，病邵东而返，月余病势加剧，卧床不能起，情绪凄凉，兼阴雨绵绵，连月不开，终日伴随者唯慈亲一人，更增寂寞，屡念妻雏，致书不得复，因而咏之。

绵绵不断西窗雨，息息病床一汉孤，
为问九龙窗下妇，此时也念旧时无？

病中答亲友

一九六一年二月于病榻

连年僵卧在床，肢体不能动者半载有余，人皆以残延视之。余心未老，无一日释卷，戚友慰劝者甚多，因赋诗以答之。

极病欲吞吾，贪观万卷书。感君惠我意，我意君知无？

妻离子散有感

一九六二年春

水去江湖岸有痕，我生落落尽销魂，
合知缘是无家客，不学时人学古人！

谒先父墓并序

一九六二年春节后一日

客冬大姐于永兴归梓省亲，姊妹得以会聚，今日备清酒薄仪祭扫先父墓，赋之以诗。

新春正月艳阳天，思亲来哭墓门前，
旨甘未遂生存养，清酒薄仪祭一篇。

无 题

卅六年华溷眼过，豪情奇气半销磨；
琳琅琴剑知音少，龌龊蛇虫道路多；
长线魑魅曾误我，薄情儿女却如何？
敝衫破帽频年甚，寒月星光写逝波。

病后写怀二首

其一 一九六二年六月

壮志销难尽，雄心未付流。思前诚可笑，计后岂无谋。
有室缘分散，无家合自由。奈何酷病久，欲振总添愁。

其二 一九六二年初秋

连年极病卧桑梓，肤若松皮体若枝；
血肉亲慈重哺养，魂灵姊妹端扶持；
情当结草充回杜，理应衔环作子衣；
落拓妻雏缘有限，悠悠何处觅相思。

收高粱有感 一九六二年八月

今日收高粱，负荷颇不难；回忆去年时，不栗心也寒；
去年此时节，徒步亦维艰；连年酷病久，塞目倍贪婪；
策杖田畴去，老母相扶搀。力衰凝步短，日照映影长；
踟蹰而彳亍，眉目不敢昂；一步一停滞，两步一徜徉；
为时历餐饭，方才出院庄。慈母在我旁，惆怅起思量；
婉言相劝慰，始而返行装。一复搀我还，还来更不堪；
双脚重如山，周身死而僵；竭尽哺乳力，举足便踉跄；
依依两相傍，偃偃跌道旁；匍匐不能起，骨碌同相望；
残阳照阡陌，童稚笑断肠；多谢好心人，得以命安康；
人生最大福，身康体力壮！

中秋望月 一九六二年中秋

人事缘何恨不全，月明偏在缺时圆；
柔肠亘古情人断，思绪飘浮又一年。

不寐二首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夜

孤灯浓还淡，百事触心哀：妻雏缘我尽，豆箕逼釜来！
巡天星火暗，落地米粮催；性僻无佳句，长歌空自裁！

四年志屈，两年病苦，魑魅魍魉，任人评语。
是非澄清，合当欢欣，厄运未尽，事不从心。
原怀厚腹，聚以手足，阅墙煮豆，意不我笃。
觅思情由，终不获有，孤灯对坐，惆怅久久。
逆境所处，无有佳句，悠哉悠哉，任之以去。
我之苦思，何止于此，长歌以词，寄之寄之。

定居 一九六二年重阳后四日

年华应不再蹉跎，安得心胸乐自多；
一把新锄谋粥饭，半间老屋避风波；
闲来把卷随心读，兴到临池着意摩；
莫问庐山真面目，须知身在此山窠。

上市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兴意随境转，今昔两殊然；当年沽一卷，掏尽饭米钱；
而今务农事，上市无他缘；但爱锄镰美，兼得备油盐。

晚秋二首 一九六二年十月

夕阳珊珊下，金光线线晖；行人速速过，耕者迟迟归。

农事贵季节，耘田抢秒分；百般皆可却，且莫误阳春。

放眼何其阔，薯苗翻绿波；山丘面目改，村院屋宇多；
鸡鸭满庭沼，牛羊漫山窠；伟哉党领导，载欣且载歌。

壬寅冬初咏怀百二十字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

我病更衰拙，长夜独自忧；文章无达命，人事苦缠纠；
有室缘分散，无家志未休；支离羸骨瘦，贫病一沙鸥；
生活频逼迫，衣食难自谋；三秋忧箠食，岁暮虑凋裘；
捫腹诚下策，敝体亦堪羞！人情衰恶甚，欲语不可求；
徘徊在陋室，空斋一眼收，插架徙千卷，探囊莫一筹；
况有屈平愿，枉作边楚囚；伟哉乾坤大，吾道应何由？

怀老友李一成寄咏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不见故人久，怅然心不宁。出门频远瞩，入梦望佳音。
肝胆无人语，诗词惯自吟。何时一樽酒，共话巴山情。

连日整塘归舍

乱发蓬蓬久不梳，无闲研墨无闲书；
遍身认得垢泥满，不为饥肠又为胡！

寒夜入寝口占 一九六二年冬

布衾冷似铁，淡饭长年缺；长铗无歌处，人情恶衰歇！

定居再写十六韵 一九六二年腊月

八十学吹鼓，人皆笑我痴；我今未及半，务耕应不迟；
莫道青春去，针杵古有之；太行王屋何，以此常自思；